二知軒文存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九

定遠方濬頤子箴

嘉興朱氏庚垣穎艭兩先生合傳

朱氏世爲婺源望族自兩先生之大父臨溪公諱日豐者少時賈於嘉興二十餘稔積貲至三百餘萬有子六人命長子與四五子居婺源二三子與六子居嘉興爲朱氏遷浙之始六子天銛號啟霞生孫三人伯爲庚垣先生諱階吉仲爲穎艭先生諱逵吉兩代以伯仲貴皆贈中議大夫妣皆贈淑人初臨溪公居禾命二三子應童子試不中士人以其冒籍也

上缺

攻之甚力故屢試皆被放乾隆十年臨溪公回婺展墓至家塾見塾師詢爲孝廉訝其何以不與計偕塾師以貧對問需幾何曰非百金不可明日如數賚之塾師欣然就道即於是科大魁天下蓋常州錢文敏公維城也後文敏視學浙江兩先生之伯父方具牘求試文敏坐堂皇諭諸廩生曰朱某固是皖產第遷居嘉興置田產已廿年之久例應著籍汝輩奚嘵嘵爲文敏之報臨溪公若此朱氏至今德之啟霞公秉先人訓樂善好施孳孳不倦每於歲暮日夕入市一僕囊錢以隨見有繩樞甕牖啼飢號寒者於門隙中擲錢予之二十年

如一日鄉里稱道勿衰云庚垣先生生於乾隆丙申五月初六日幼穎異讀書日十行下八歲能詩十四補弟子員天性孝友失怙之後諸質庫卒折閱家中落客有挾三千金鬻貨吳門者不數日舟子踉蹌而歸云中途胠篋一空客屢求死特來告先生之母汪太淑人謂先生曰失貲事小人命事大勿問事之虛實汝遄往安其心嗚呼可謂賢母已先生季弟世溥爲庶母郭太安人出汪太淑人尤珍愛之年十八應縣府試皆冠軍院試又居首選人呼爲小三元越一年下世汪太淑人哭之慟先生與弟各以一子爲之嗣太淑人憂始解

先生下帷攻苦博覽羣書於岐黃風鑑星命家言靡不通曉讀書每有心得輒筆之簡端丹黃爛然工帖括及古今體詩有時文塾課及晨葩書屋律賦試帖雜著刊行於世嘉慶庚申舉於鄉從游者日衆屢上春官不第辛未丁太淑人憂服闋甲戌偕其弟穎艭先生公車北上忽動思親之念潸然下涕抵袁浦小極決計南歸穎艭爲同行者牽帥入都卽於是科以第二名捷禮闈入翰林先生喜曰是足以仰慰親心我可終老林泉矣丁丑穎艭入都散館力請先生偕行又以第二名成進士改庶吉士都人士咸以郊祁軾轍目之庚辰散

館授編修奏辦院事本衙門撰文充

國史館提調

實錄館纂修道光辛巳

簡放廣東學政謝

恩

召見

宣廟曰廣東考試積弊最重知汝廉潔特命汝往汝當秉公

校閱力除積弊毋負委任先生感

九重知遇力圖報稱時歲試已畢舉行科試拔臨諸郡雖有

幕賓襄校取舍悉由自主馭吏役不惡而嚴故事督學使者
騶從極盛先生減之不及曩日四分之一兩廣總督阮文達
公見之歎曰大有劉文正遺風廉潔二字足副
天語褒嘉矣壬午年閏三月十二日卒試士僅八閱月獘絶風
清眾論翕然惜乎年未及艾海內皆爲先生痛焉先生子五
長廷珍辛巳舉人餘杭縣敎諭次珹增監生次寶誠恩貢生
候選知縣嗣其弟次兆璜增貢生候選訓導次瑞清廪貢生
候選訓導孫八曾孫四穎艭先生生於乾隆戊戌小庚垣二
歲事兄維謹年十六舉茂才弱冠食餼直秋試啟霞公挈兩

先生赴杭州穎艭先生患痢甚劇先遣家人送歸啟霞公鬱鬱不樂薄暮散步街頭見丐者卧橋下奄奄一息問所苦餌以藥既又覓人掖丐者宿古廟中詰朝往視之則已死矣有兩丐者哭於側則其妻與子也市棺瘞丐予其子青蚨兩貫爲生計毋再行乞而先生歸家痢更甚轉爲噤口不言不食羣醫束手一夕欻見老叟傴僂而入及牀以手按摩胸腹良久沈沈睡去至曉所患若失以語家人謂其囈語漫應之俄腹飢進粥兩甌數日而瘳啟霞公歸詢老叟狀儼然橋下丐也嘉慶甲子舉於鄉甲戌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選江西東

鄉縣勤於治獄斷決如神直頻年旱澇力請寬免賦稅上官
屢駁斥之乃躬詣會城面陳民間疾苦時江西巡撫爲嘉興
錢公某素重先生如所請入告
允之先生慨然曰歲凶如此民病如此賴上官同鄉里乃獲
如所請司牧尚可爲乎己卯充鄉試同考官試事畢以病乞
歸上官再四慰留公不顧也歸而構屋三楹蒔花種竹讀書
其中將有終焉之志會邊陲不靖戶部開捐例以助餉稍庚
垣先生爲先生改捐內閣中書趣之北上先生以兄命不敢
辭到閣行走尋考取軍機章京補中書擢戶部主事遷員外

郎時回疆多事軍書旁午先生票擬敏捷悉稱
上旨以功加隨帶六級戶部事繁劇例案叢雜紛歧先生一
目了然吏不能欺某司中有老吏作奸犯科諸臺諫欲糾之
而未發大司農某公知先生才命兼掌某司稽核月餘而得
老吏不法十餘事白大司農按治如律由是羣小銜之搆造
蜚語大司農置不問而先生亦陞陝西道監察御史矣嗣轉
掌京畿道遷禮科給事中旋掌工科稽查銀庫先生在諫垣
八封事嘗數十上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敷陳無隱彈劾不
避權要朝伏蒲而夕焚其草曰非以沽直也而其見於邸鈔

者如湖北水災請疏濬江漢支河以工代賑湖北咸甯配犯萬四賓嘯聚匪徒數百人編列字號分擾大治蒲圻武昌通山嘉魚等縣請嚴拏懲辦以靖地方吏部司員誇引例案選用道員四川攤派津貼州縣藉端擾民皆自先生發之均如所請行乙酉戊子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巳充會試同考官適秀水汪太史世樽因病出闈大總裁某公知先生與汪爲中表命先生兼閱汪所分試卷得士四十餘人狀元汪鳴相探花蔣元溥并出先生門下士林咸豔稱之乙未拜廣東糧儲道之

命
宣廟召見
問在軍機處幾年對曰七年
問曾領班否對曰領班三年
宣廟曰當過領班學問必好明日到軍機處領旨次日詣軍
機處軍機大臣授以密緘云奉
上面諭汝到廣東會同督撫開看先生祗領南下抵廣東會
城隨同督撫開讀未幾卽聯銜奏復事秘莫能知先生甫任
監司荷

朝廷倚重若此蓋其平日之公忠彌亮早已上

聞於

九重矣粮道兼筦水利丁酉夏大雨佛山一帶山水盛漲田

廬淹沒先生乘舟往勘水災舟至中流爲怒濤所擊輒退數

里從者皆失色先生不爲動卒抵基圍督令防築宣洩幸不

成災先是大洲沙在南海艮鑿圍三水沙頭圍之外兩縣居

民爭佃官爲封禁道光五年三水紳士陳請開墾以坦租充

書院膏火由邑令白大府從之閱十餘年南海艮鑿圍紳士

控其有礙基圍仍請封禁繼又請以原封田畝斷歸南海以

賁疏浚案懸未結先生訪明此坦本在三水界內原與基圍無礙南海民見其成熟年久妄生覬覦因判曰兩圍各有水涌從無衝決而於二十年成案輕議更張開鑿之功本誰償書院之供支誰給乎其令三水士民照例升科於書院內增肄業生添給膏火另籌款存縣以備疏涌之費士民悅服後先生靈輀歸浙道三水士民詣舟拜奠並奉栗主於書院歲時饗祀勿衰是年秋充廣東鄉試提調官適監臨巡撫某公有疾事無巨細屬先生主持先生悉心稽察勤勞備至八月初十日晨與巡綽官於甬道見有人形跡可疑搜之得試卷

白先生先生懷其卷語巡綽官曰此人汝智而逐之出試卷待吾自問別命巡綽官至某號呼某生來詰以試卷安在曰尙未謄完曰卽未完卷先取一看某生惶恐變色曰汝卷已在吾懷中姑貸汝勿究其他又廉得舞弊者數人皆保全之曰斯文不可不重也揭曉後十月卒於官子二長某先沒次士楨同知銜四川候補知縣出嗣其弟孫五曾孫三

方濬頤曰予官京師夙聞浙中士大夫嘖嘖道兩先生名推爲詞館模範惜予生也晚不獲修後進之禮以相見也及來揚州庚垣先生之孫恩緒以諸生需次兩淮予延之入幕掌

書記有年温文爾雅間詢其家世則出兩先生事狀乞予爲作合傳予惟兩先生先後以翰林起家一則視學粵東一則觀察嶺南相距十五年之久顧皆未竟厥施幾疑天之報施或爽已然而文章經濟卓絕一時積德累仁必昌厥後嗚呼若兩先生者近今以來殆罕有其匹哉

王石臞先生傳

高郵王氏以經學世其家其最著者爲石臞先生近從董戸部對廷得先生行狀爲之傳曰先生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高祖開運高郵州學生員治尚書

有聲曾祖式耜副榜貢生博通五經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
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祖曾祿選拔貢生湛深
理學從游者甚眾父安國雍正二年會元
殿試第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
賜謚文肅崇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文肅元配車太夫人繼配徐太夫人皆生子而殤
再繼配徐太夫人乃生先生先是贈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
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謂文肅曰生孫則以是名之及贈尚

書公沒而先生始於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生文肅悲喜交集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先生甫三齡即失所恃時文肅在籍服闋拜禮部尚書之

命擕先生入都先生聰敏異常兒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四歲讀尚書矢口成誦文肅口授之讀無慮百數十行俄頃便已爛熟都下有神童之目迨七歲文肅治獄於

陪都虛京邸無人調護乃擕之東行與文肅偕出使之某公

夜作奏稿援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時方曬熟
應聲誦之無一字譌相與驚歎以爲異才八歲能屬文學爲
制義操觚即作全篇十歲而十三經誦畢旁及史鑑流覽往
事感慨激昂嘗擬作秦檜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覽而
嘉之由是期望益厚勗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故先生之持
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早休甯戴東原當代碩儒精於三禮
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文肅延之授經而先生稽古之學
實基於此十四歲而文肅公薨先生哀毀骨立扶柩旋里受
業於翰林侍講夏嘯門先生篤志爲學少年而有老成之風

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雖老師宿儒弗能過也服闋應童子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文清公歎賞先生文以爲軼羣之彥過揚州見盧雅雨都轉詢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歲在乙酉年二十二恭逢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之子迎

鑾獻頌冊蒙

恩賜舉人居鄉則與李惇賈田晨夕過從又與江都汪中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瑤田書札往還以樸學相勵詩宗漢魏六朝摹擬逼眞經訓則發明叔重究其閒奧大興翁

覃溪先生贈楹帖云識過鉉鍇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閒藹道其實也歲在乙未年三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答拜獨於先生往謁躬自答之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旣而乞假旋里以箸述爲事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採者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次年散館

欽命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不知所出先生依衛恒四體書勢本指爲之且以告於同考者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咸以是服先生之多聞且直諒也先生考列一等五

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則河工估銷總滙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漳浦蔡文恭見而韙之時奉
旨纂河源紀畧先生爲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生力辯其譌議乃定紀畧中辨譌一門先生所撰也南河有攔黃壩工題銷本因原估浮多加入數陷重修以符原估銀數先生主稿議駁白長官入奏
命工部尙書福康安往勘先生隨往遂刪減如例其遇事明

辨類如是性嚴正不受請託書吏偶有弊混必燭察之杜絕之弊竇以空而於部中美差如琉璃窰寶源局之類絕不干求長官保送則力辭少司空德曉峯先生最重先生節操經濟以方闓大司空循琦謂有過之無不及也年四十一補虞衡司主事明年擢營膳司員外郎保送御史奉旨記名又明年擢製造庫郎中又明年從德少司空勘浙江海塘工年四十五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事煩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獨力辭不與年四十九歷俸已滿四

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稱不勝外任願供京職恬退有古人風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其間巡視東城南城中城者一年管理街道者一年皆秉公持正酌理準情克稱厥職每遇秋審必詳閱招冊至再至三四川有囚已議緩決矣察其犯事之年尚在幼稚乃以可矜發商而部議從之嘉慶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先生隨班齊集深感累世家

恩朝夕哀慟退而密草奏疏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

仁宗睿皇帝覽奏稱善奉

旨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翕然稱之比之朝陽鳴鳳云是年三月廵視淮安漕務九月又廵視濟甯漕務於廵漕陋規盡行裁汰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心陳奏仰荷
聽納次第施行十二月擢直隸永定河道備料稽工核實經理浮冒之弊以除河兵餉銀則躬涖堂皇驗而授之刻扣之風亦絕防汛到工極早廵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防護得報安瀾又明年五月以後霪雨币月晝夜不休水長至二丈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奉

旨革職遠問尋以雨水過多河流異漲不但人力難施亦非
意想所到王念孫等照尋常年分祗注意西岸土工未能慮
及衝決東岸石工尚非有心玩誤奉
旨加恩發往永定河工次交熊枚分派工段令其自備資斧
上緊堵築挑淤認眞出力辦理不但免其前罪工竣尚可酌
量加恩又明年三月督辦河間高家口漫工五月以永定河
大工告竣
賞給六品頂戴仍留工次隨同防汛九月奉
旨暫署永定河道又明年四月

賞給主事銜留於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先生遂上顏制軍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其畧曰直隸大河有五曰南運曰北運曰永定曰大淸曰滹沱大淸河下游曰淀滹沱河下游曰子牙永定大淸子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而後入海當伏秋之交五河泛漲畢注三岔一口而海潮牴牾洄漩不下上游隄岸田廬盡受其害欲治直隸之水必先治南北兩運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而海河之受水較少受水較少則易於消納而永定大淸子牙三河乃得暢然入海河

而東注此治水之所以必先下游也北運兩減河南運兩減河及南運在山東境内兩減河皆不無淤塞宜大加疏濬使暢流入海此六減河既已疏濬則南北兩運河不專恃海河爲出路入海之口自寬南北兩運既治則次及子牙當急爲修補格淀隄殘缺卑薄之處自當城以下築令堅實不設涵洞以復其舊再將子牙故道挑挖深通仍由紅橋入運則來滔邅行沙不旁散自無壅塞之患其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嗣大溜全歸支河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之分流以殺盛漲其在獻縣者當疏濬完固口一帶建減水

石壩二使分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則子牙下游暢行上游分泄或疏或築自無潰決之虞子牙既治則次及大清大清以東西兩淀爲停蓄宣泄之地當開通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通雄縣之㽞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通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中亭河宜疏濬寬深俾與玉帶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爲東淀之腹尤需挑濬寬深使周通貫注以資暢達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均應一律開通以暢尾閭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

岸千里長隄處處殘缺應一律加高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
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衆山之水
建瓴而下一過蘆溝地勢漸平水流漸緩沙亦漸停及至下
游沙無出路日漸淤墊惟有將兩岸隄工增卑培薄或添建
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以分盛漲亦爲補偏救弊之
方格淀隄既已修復則子牙大清兩不相混而永定大清二
河尾閭皆暢泄抑亦不無小補是格淀一隄實三河之關鍵
也總之南北運之減河既經疏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
復則清濁判然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而入運五

河既治全省河道已得大綱其餘衆河應由各道府廳州縣逐一查明分別奏辦雖一勞難言永逸而除害卽以興利實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云云六月制軍據以入告

命俟秋汛後帶同熟諳河工之員詳悉履勘奏聞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水漫溢

上以運道阻滯爲憂

命隨尚書費淳前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十月又

命同費淳鐵保籌辦回空糧船並着馳赴臺莊一帶幫同吉綸辦理嗣復

命吉綸回淮安任所料理漕務專
命王念孫履勘楊家莊臺莊運河嗣查得迤南運河除應挑之汶上等汛及滕汛之十字河仍照例興挑外其鉅嘉汛河道停淤處所及挺出淤嘴必須大加挑挖又微山湖之上游沛汛河彭口閘以下及峄汛入閘河道均應比往年再挑深通又滕汛東岸修永閘泉河一道須展挑寬濶以引泉流奏
入
報可十二月以主事銜署理山東運河道明年三月奉
旨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冬挑易於舞弊前

者收工以銅尺量之一遇泥淖無不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椿以木篾橫列深淺立辨屬吏莫能掩飾河員積習每於歲修之外動稱某處工程損壞請帑興修以為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先生嚴禁冒濫非實有損壞不得報修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十萬又三年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力白河帥奏挑牛頭河復以微山湖紳民占種湖灘阻撓挑河之舉奏請禁止疏入如所議行又以臨清閘兩岸勢卑水易旁泄請加高兩岸以為蓄水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

放刷沙以除閘口之患至今賴之濟甯州牧某加等索取陋規民幾罷市先生出示安撫揭報上游𥙷某牧職民困以蘇又二年巡視東漕趙御史佩湘彈前任巡漕貪縱狀奉旨傳問以爲實據先是巡漕某恐喝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人以是服先生之有先見六月偕趙侍御按治平原民控告縣令監斃無辜獄傳集兩造研訊悉得其情案未結調補直隸永定河道沛上商民出郊遠餞焚香酹酒數十里中肩相錯踵相接也十一月以運河道任內阜異引

見越二日

召對垂詢河務情形甚悉甫旋署會東河總督奏請啟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而山東巡撫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

上以念孫曾任運河道情形熟悉乃

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謹對曰東省運河全賴湖水瀦蓄充盈近年湖水短絀前曾請挑挖牛頭河而牛頭河上游即趙王河乾隆五十二年興挑之後微山湖水即長至一丈二尺有餘前亦曾請河撫兩院估挑因工長費重中止若為運河

久遠計總以挑趙王河爲正辦但必認眞挑挖深通方爲有
濟今微山湖水祇餘六尺八寸來年重運實不敷挹注而趙
王河工段綿長一時不能挑成欲爲暫時權宜之計舍開放
蘇家山閘別無辦法引黃入湖不能不稍有淤墊原非長策
但行之暫時尚無大害緣蘇家山閘口僅寬四丈又係石底
開放易有節制且黃水出閘後先向東流入水線河築壩攔
向北流再西北乃毛村河入微山湖冬令水行不能甚暢且
沿河紆折至入湖時挾沙不多湖底亦不至大淤一俟湖水
敷用即將蘇家山閘口堵閉此策尚可權宜辦理至挑深運

河一節微山湖界址雖在東省其所蓄之水東省惟八閘百餘里內資其灌注江境則邳宿一帶全賴此水下注年來邳宿運河淺阻若將山東運河挑深邳宿以下全行高仰於東省運道無甚裨益而江境必致淺阻益甚況湖水來源短絀卽將運河挑深水勢亦不能增長云云樞臣以之入告奉

上諭王念孫所言皆是遂依河臣權宜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為久遠計而寢撫臣之議明年永定河水異漲復至二丈有餘人力難施南北岸同時漫溢先生立卽具疏自請治罪尋

奉

旨以六品休致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七矣先生長公子引之
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迎養先生於京邸謂長公子曰桑榆
暮景得以優游宴息皆
朝廷之賜也自顧生平讀書最樂乃以著述自娛取所校淮
南子內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舛訛由是校戰國策史
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坿以漢
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志先生年七十二長
公子以大理寺卿視學山左迎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水先
生顧而樂之暇則討論經籍以怡悅性情越二年長公子差

旋先生同至京邸修學著書忘食忘憂如故也嘉慶二十五

年七月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於寓所成服哀號不已後每憶

知遇之恩輒嗚咽流涕道光五年先生年八十二是年鄉試

距先生蒙

恩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鹿鳴宴八月順天府奏

聞

賞給四品職銜先生賦紀

恩詩六章越二年長公子充

武英殿總裁奉
旨重刊康熙字典撰字典考證十二冊進呈
御覽皆仰承先生指示十一年夏猶自撰墨子雜志序且手
書之冬讀書雜志付梓甫畢先生猶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
先後命依此爲次遂成絕筆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先生薨
於京邸享年八十有九以長公子引之官禮部尙書
晉封光祿大夫配吳氏
晉封一品夫人子二次敬之
貤封承德郎孫七人壽昌彥和壽同皆仕於

朝壽山壽祺祺和曾孫八人先生性方正又最寬恕表裏如
一不作世故周旋人有一善可錄一長可取者稱道不置朋
友知識有所患苦輒憂不能釋竭力周郵之尤篤於一本之
誼分田宅與從弟承祖且贈以穀承祖夫婦相繼沒養其遺
孤於家爲之婚嫁凡在五服以內貧者皆有所資助生平於
學問之交終始不渝久而彌篤同志之士以著述就正者皆
直言無隱其遺書或有疵纇必爲去之自壯年好古精審於
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剖晰精
微分廣韻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

辨之尤力以爲界限莫嚴於此海內唯段茂堂與先生暗合其他皆見不及此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之所未及嘗宗說文之字而黜俗體爲六書正俗一書旣而識解益超自謂所見猶淺乃棄其稿及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註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寒暑罔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卷名曰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酈氏之註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訂甚精援引甚確斷制甚明更善以古音求古義而旁推交通闢先儒之閫奧作後學之津梁爲自來訓詁家所未有段先生爲之序復作方言疏證補一卷精核過人晚年猶以精力

衰頹不能卒業爲憾至於講明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不取鑿空之談亦不爲株守之見惟其平允而已伯申尚書所刊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皆秉過庭之訓以成書者阮文達公深重先生訓詁之學以爲出惠定宇戴東原兩先生上遂以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及史記漢書雜志內旁通經訓者采入

皇清經解以廣其傳先生又長於校讐三任河道簿書之暇手不釋卷迨就養京邸年臻耄耋猶目覽手記孜孜不已嘗笑而言曰人生各有樂分余獨著述以爲常其篤信好學也

如是先生識高學正遵守經訓不爲二氏所惑舉俗人之祈禱福祥通人之崇尚虛無皆鄙棄而有所弗屑常服膺於唐傅奕韓愈崇儒闢佛以爲有識者定當如是又稱述湯文正之請毁五通神象先文肅之毁立龍神廟大其事誦其詞以爲此詩之求福不回論語之知者不惑也故凡祀典所無者皆不謁其廟居官事上侃侃不阿直道而行毫無迎合每請見公事外語不及私初見時上官或怪其冷落後乃坦然相信上官某與先生志趣不合及某公被嚴譴平日阿諛者皆白眼若不相識先生獨周卹其孥不以今昔異致某公感甚

且自悔其不知人也屬僚公事治者奬勵之少有牽混則加以訓斥而禮節偶疎則弗與較薦舉與否皆視其涖事之優劣人無敢干請者河工題銷到部往往準駁參半獨先生申詳者與例悉符無可駁詰人以是服其清且慎也更歷彌多志守彌峻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故廉正之操久而弗懈教二子以敦品讀書謹身節用為要尚書年十歲時先生以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置案頭省覽暇則講解朱子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年過二十有五先生又示以爾雅方言說文俾由此以通經訓至於古近

體詩古文時藝亦必使取法乎上一切苟簡之學弗令寓目官編修時先生訓之曰文學之臣積學宜勤持躬宜慎當以汝大父爲法庶幾有所遵循其後四任典試先生又訓之以國家掄才大典當詳愼拔取眞才至於三品以上不收規禮又當恪遵

諭旨而行以端節操兩任學政先生又訓之以培養人材整飭士習及關防幕友家丁以稱職守歲在丁丑奉

命按福建李藩司自縊獄先生又訓之以廉潔自持公平斷鞫毋稍瞻徇以負委任至洊升卿貳擢任正卿先生又訓之

曰汝大父立
朝忠清亮直汝必兼公持正以繼前徽教汝公子敬之曰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為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為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毋若填詞家信筆出入也馭童僕寬嚴並用峻厲中寓體卹之意性喜儉約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屬祇取給用不求美麗先

生官主事時服一嵌石梏版其後貲顯數十年未嘗易之他皆類此自乾隆庚子入都以至就養京邸恆塊然獨居不畜妾媵酒食游戲無所徵逐澹然安之弗厭岑寂也東河河帥某過先生署見其廳事樸陋寢室中唯古書數卷乃歎服不已云祠於道光十九年祟祀山東名宦祠二十三年崇祀鄉賢祠

方濬頤曰伯申尙書謚文簡爲徐辛庵師之師濬頤實再傳弟子而哲嗣子蘭世丈與濬頤又有齊年之誼咸豐二年以漢黃德道遭粵匪之變殉難武昌其子恩晉及書吏練勇家

丁三十二人同死之事聞奉
旨加一等賜䘏
予謚忠介於本籍建立忠孝專祠而忠介之女守貞不字光
緒初元嚙血書上卞頌臣中丞求建祠於揚州忠介秉先生
之教捐軀報
國足爲同譜光而其子若女一孝一貞附之不朽予爲先生
作傳因連類記之忠介父子
國史有傳他日湖上祠成尙思爲之磨礲以闡幽光也
高郵四孝子傳

同治四年旌於
朝者高郵則有四孝子焉其居西北鄉之桂家莊爲蔣河增
生其弟潢廩生咸績學敦品嘉慶閒鄰人不戒於火其時母
匶在堂倉卒不及舉葬河潢令家屬悉遠避兄弟閉戶縗絰
執杖繞匶號泣誓以身殉火及屋忽越而之西鄰右數十家
無免者獨蔣兄弟晏然茅檐未焦其門人氾水華生聞變載
錢米一舟賙之笑不受固請乃以給鄰之被火者人以爲一
門兩孝子云其居北鄉之臨澤鎮爲左松齡少孤貧以漁爲
業母目瞽先意承志甘旨必備母忘其苦年三十喪偶不娶

懼非淑女失母歡也母畏雷每夏日雲起必馳歸伴母母沒後聞雷聲卽奔踞墓側泣呼曰母勿懼兒在此數十年如一日妹適葛或乏之食割己產贈之松齡家雖貧淸廉爲時所重凡里中賑荒䘏嫠諸善舉皆出貲相屬又嘗置義學立義冢身肩竹簍沿街巷檢拾字紙中年改業販草蓋以水族亦關生命更欲廣其錫類之仁也年七十卒遠近來弔者哀痛不忍去厥後居臨澤鎮者又有郭咸宜事父孝養備至先喪母入棺時以舌舐母面痛泣幾絕弗忍遠葬於所居屋前擇高阜棄產購其地營窀穸以便祭掃父患疥咸宜誦觀音經千

遍祈愈父疾不六七日果瘳人以爲孝思所感云父殁後哀毀骨立終身茹素不入內室前高郵州牧長康以庸行可風額贈之光緒紀元御史陳彝復聞於

朝其居時堡鎮者爲張學載鎮地故洿下學載父墓淪於水大痛復遷其靈堂中奉如生嗣移葬高阜去家甚邇每日辨色起詣墓所迎請作護持狀凡過橋梁門巷必呼以告於堂上設座奉匜進爵侍立終日至夕持燈送出亦如迎請狀至墓所留戀踰刻乃去晨夕如是歷數十年不懈可謂終身孺慕者矣年八十餘卒

論曰四子之孝皆若至愚然而其愚不可及也晚近之世風俗澆漓富貴而忘其親者雖士大夫猶不免焉乃孤寒貧賤之人天性獨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能為人所難為一至於此予聞諸董戶部亟書之以為天下風

僧芥航傳

傳者傳也韓退之為太學生何蕃立傳隨園仿之為程南耕立傳予亦仿之以傳僧芥航芥航不幸而居方外見擯於四民是奚足傳曰其愚可傳其孝可傳其未老退院可傳芥航姓蔡氏世居鹽城之伍佑場有官於朝者有讀書相繼入膠

庠者且有親喪廬墓三年以孝著者其名曰許父允謙是生
芥航未爲僧時甫六歲允謙名之曰敬之大母柏氏年已耄
好浮圖家言終日長齋禮佛敬之方齠齔即喃喃背大母之
唪經也年十二歲直父病劇大母憂甚語敬之曰一家生計
全賴汝父脫有不諱老幼靡依聞佛教有替代之說爾肯舍
身薙髮爲僧求如來庇廕爾父之病庶幾瘳乎意謂有子尚
可抱孫也敬之應聲曰身由父生當爲父死況舍身皈佛以
愈父病兒誓爲之亡何父病果瘥允謙重違母命遂於旬日
之後命敬之爲僧於三元宮厥師宏法名敬之曰大須字以

芥航不三稔允謙下世旣而師亦圓寂芥航年十四同門弟
小須才十齡芥航遂主菴事迎養大母於庵中母周氏則往
依舅氏以居自是清修梵行堅持戒律忽忽又十二稔自念
奉大母命出家冀延夋壽而此身子然無兄無弟宗祧中斷
罪奉烝嘗不孝之罪滋大若返初服庵將誰主不亦違佛法
負師恩乎暮鼓晨鐘之暇輒復欷歔於邑大母憐之莫知所
云適有同族兄鉅聞其言慨然許以將來擇己子爲芥航後
乃鉅齒居仲初生一子以嗣伯兄逮生次子應留爲己後芥
航亦不忍申前議也歲丙辰大母終天年芥航喪葬如禮小

須年逾二十因以庵事付之已未打包出游挂錫於寶華山秋九月始至焦山辛酉遂主持定慧寺然以蔡氏宗祧未續心常戚戚適得其鄉人孫廣文書則鉅已生三子鉅之弟銓亦有一子不覺破涕為笑顧以作方丈僧不獲返鹽城延至辛未因小須圓寂甫得歸里議承祧事而鉅已下世芥航招集族人敬申前議僉曰善偕詣宗祠祭告祖禰以鉅之第三子為敬之嗣是子生於己未其月日時與大母棄養之月日時相同相距三年芥航告其族人曰此兒之來安知非吾大母於冥冥中求而得之故示徵以堅人之信也因名曰徵字

信然而於是允謙無子而有孫已夫并航當日迫於大母之命不得已而爲僧其愚固不可及也爲僧而能奉養大母以終其天年而又不忘其親立族人之子以奉親之祀其孝更無異乎在家之子也雖居方外而所行弗悖乎聖賢予故樂與之交且主持定慧寺躬際兵燹之後竭力屏當增田四百畝緇徒來者日衆嗜書善畫工韻語一時名公鉅卿文人學士至山中罔不驩然契洽而彭雪琴宮保則尤稱莫逆每巡防抵江介必句留青豆房旬日爲銷夏計以故藏經有樓枕江有閣廢者興之闕者補之復募予歲給官緡一二百貫以助

香燈之需予常戲之曰和尚出家而勞勞若此得毋墮落下乘耶輒笑而不答光緒初元季秋復具牘請益香燈費百緡旋以退院請予嘉其知止知足贈之以序芥航一日過予𢁉然出一紙見眎予受而讀之則承祧事略也嗟嗟芥公年才四十有二二童而入釋天性弗漓倦即抽身塵根永斷用其愚以成其孝勇於退以精於進僧也而轉類乎儒若芥公者可以傳已

陳氏貞婦傳

女不廟見不得爲婦成禮而未昏是宜稱女以表其貞歟曰

童養婦之稱見於官文書且矢志持夫服立嗣養姑則明明爲婦不得以女稱之予表其貞先爲正名婦姓何氏名素娟山陰澄灣村人生有至性幼字同里清水閘陳氏翁某官四川某邑典史以老病歸有田百餘畝一子幼庶室所出族人利其產幸其死陳知之無如何山陰惡俗孽子未昏者不得以爲嗣陳病革婦之父先已下世乃乞哀於婦之母曰吾且夕將死願及未死得見吾婦之來歸也且以塞眈眈者之口吾目瞑矣母不得已諾之當是時婦年十三壻才九齡涓吉于歸成禮後各就乳媼以寢翌日翁卒婦哀號擗踴如成人

越二年壻以孱弱病不起彌留執婦手欷歔曰吾負汝吾負汝婦揮涕慰之曰妾生爲陳氏人死爲陳氏鬼之死靡他九京會相見也壻卒而族人之覬覦者議以子爲之嗣告婦曰嗣必以長婦曰誠然顧天下安有子之年倍於父母者是烏乎可復難之曰汝旣以夫爲成人不立嗣誰主喪葬曰吾主之而徐擇其可者嗣之族人嗒然無以應皆去俗又以少而寡者他日之能終與否以服斬衰卜之族人謂婦齒稚雖歸而未嘗合巹議不麻婦爭之力卒從之喪逾百日族人乃大集宗鄰於婦家譖語婦之姑與婦之母曰守節豈易哉㮣年

少未知飮冰茹蘗其境至苦今特出於一時之激耳來日方長與其悔於後盍若慮於先姑與母亦憐其稚而懼其弗克終也意爲之奪議將定矣婦微聞之忿且悲懷剪刀出曰未亡人從一而終曩與夫言之皦如天日而議及此吾其殉夫於地下矣懷中出剪刀植之几拍以掌刃交於背血噴溢族人大駭咸竄如鼠婦顏色不變姑與母泣而撫之曰吾從汝自是族人之覬覦乃絕婦擇族子之幼者爲嗣事姑育子以孝以慈一夕睡忽心痛而醒及曉有以母病告者皇遽下樓顚踣於地傷額亟裹以帛歸省母病已殆婦於午後焚香籲

天割右臂和藥以進母病立瘳越十二年母復病再割如前竟不愈又踰年姑疾篤復刲以進如母姑病瘳臂之創痕三合而難掩閨中有見者詢之亟婦密以告戒之曰勿令吾姑知婦勤儉針黹所入以佐甘旨田所獲省穡而用之輒有羸母之卒也遺一子二女婦招至其家爲營昏嫁戚鄰有稱貸者不少吝惜從弟善潔貧不能應省試婦助之貲遂登賢書所蓄立罄未嘗以爲憂嗣子某習法家言佐幕於鄂婦守節三十四年年四十八歲道光壬寅年卒卒之時姑猶在堂也

方濬頤曰楊太守靖以貞婦事略介汪君元爵浼予作傳予

受而讀之爲肅然起敬曰異哉以十三歲小女子而明大義剛斷若斯不立長嗣不受族人之惑以死自誓爲人之所難爲而又刲臂以愈姑與母之病既貞且孝俾子成立而獨不享大年疑天之或有所靳非靳之也婦之名垂於天壤雖死猶生也嗚呼烈已